



●李丽君

幸福花

深秋的午后,无意间在一家花店门口驻足,让我认识了这盆幸福花。

这是一盆最不起眼的盆景。小小的绿叶丛中,零星地点缀着些紫色的小花,没有沁人的芳香,没有硕大的花瓣,没有支撑它的坚挺的花枝,它只是弱弱地立着,淡然地开放着,乍看,就像是野外山上随处可见的小草花。

我就是被这么一棵随时都可以被忽略的小草花深深地吸引了。

店主说:因为它四季都会开花,就像幸福一样绵绵不绝,所以叫幸福花。

多美好的解释啊!

曾几何时,忘了幸福的颜色,以为是跟黑夜一样的颜色,曾几何时,人生的字典里少了幸福两个字,以为它会在某个时段自然而然地成为过去。原来幸福竟是这样美丽的颜色,让人四处寻觅,竟是躲在这个被人遗忘的角落里,让人淡忘,却在不经意间重又映入人的眼帘,让人忘了颜色,却又以一种惊艳的色彩被它深深地吸引。

小小的幸福花,绽放在深秋午后街头

的阳光里,不在意人来人往有多少人留意过它的存在,只是无声无息地开着花,以它自己独有的魅力诠释着幸福的颜色和真谛。

我是在刹那间感觉一股暖流涌上心头的。其实幸福并未流走,它存在于各个角落,视线能及的,和视线不能及的。它其实也是以各种形式存在的,你能感受到的,和你所感受不到的。当我们在慨叹幸福离我们远走同时,幸福其实一直陪伴在我们身边。一句话让我们感动,一朵花让我们兴奋,一首诗让我们反复吟诵,一个人让我们念念不忘……你能说这不是幸福吗?只是我们因为种种原因忽略了幸福,淡忘了幸福,曲解了幸福,丢弃了幸福,以至于幸福如手中空空的沙漏,而沙子早已流走了。

我买走了这盆幸福花。回到家,给它换上了一个白色的花盆,摆在了客厅里最醒目的地方。幸福花在白瓷盆的衬托下,更加美丽。我一定会悉心呵护它,就像呵护我的幸福。

那棵树,深深地扎根于此

很久没到过乡村。乡村于我,就像个久远的梦,越来越远,也越来越模糊。

小河淌水,鱼翔浅底,麦浪翻腾,百果飘香,牛羊成群,野花芬芳……这是我心目中的乡村画卷,当然,还有摇着小碎步的老外婆。

树在乡村,也只是一道寻常的风景,很多地方村前屋后都有树,风水树,发财树,景观树……树于乡村而言,不可或缺,它往往与村子一样老,几百年,甚至上千年。

偶然见到这棵树,是在偶然的一个时节。见到它,我觉得自己很渺小,我得仰视它,得将视线转半个圆的弧度才能看完整它。它立于河的这边,却将整个枝干伸向了河的那边,并将浓浓的绿荫覆盖了一座古桥。桥很古,村里最年长的老者也说不上它建造的年代,从它斑驳陆离的桥身也能看得出它历经的风雨沧桑。树与桥,还有坐在桥上乘凉和看风景的人,构成了一幅天然的乡村画图,像从唐诗宋词里走出,像清明上河图中最闪亮的一个片段。

不知道当年谁将树的种子衔来于此,

不经意的一笔,竟成为村里最美的风景。树深深地扎根于此,并将此地作为它一生的归宿,也许村庄并不富裕,也许来来往往的人们并没有过多留意它的存在,它很认命地看着寒来暑往寻常的人间风情,聆听泉水叮咚美妙的乐音,它早已将自己作为了村庄一分子。

多情一如此树,钟情更如此树。

它爱这里的天空,爱在枝桠间筑巢的小鸟,爱在树荫下纳凉的人们,爱四季轮回不变的风景,爱岁月流走刻在它身上的年轮。

我不是村里人,只是匆匆邂逅于此的过客,也许过不了多久,就会将此段经历在记忆里抹去,又会路过别的更多的村庄,遇见更美丽更伟岸的树。我期望有这样一棵树,当我倦了累了困了的时候,放下所有的包袱,卸下心里所有的负重,枕着它粗壮温暖的树干,美美地睡上一觉,心里不再难过,飘泊的脚步就此停驻,天空不再有阴霾,醒来后是一个爽朗的艳阳天。

海游街的那些老店

●章宏印



海游街位于城关海游镇,街以镇名,足见其重要和不一般的影响力。

海游镇原是一个半农半商的集镇,除海游街还像城镇外,其余和农村一个样,各村居民隔三差五都要到海游街走走看看,每逢农历二、七的集市日,周边乡村的男女老少更是要到海游来赶集,尤其过年过节,海游街上则是人山人海,川流不息。

海游镇含有两条街,一条俗称横街,一条俗称中街,我家原住在横街西边的中间,父亲当年做裁缝,颇有些名气,我又生于斯长于斯,对这里的各行各业也就了然于心。

横街为南北走向,原长约 100 米,宽约 5 米,横街的建筑除北端三角坛建有两间三层楼房外,皆为二层木楼结构。最有名的当属横街西边的三家商店。一家是永大棉布店,一家是鼎泰南北杂货店,都讲信誉、重质量,生意素来兴旺。而在两店之间,则是养和堂药店,有三间门面,后门外还有一块 160 平方米的园地,栽有各种药草,除药材批发、看病配方外,还自制各种丸、散、胶、丹,在当时算是独具风格。

随着时代变革,1956 年,这三家店和父亲的裁缝店都被拆迁,在原址建起六层的钢筋混凝土大楼,开设百货商店。之后,又由南至北建起电影院、医药商店、公安局等大楼。

在横街东边的旧房亦被拆迁,建起海游镇卫生院、供销社、服装社、五金交化公司、新华书店、糖烟酒公司等。整条横街北扩到海游大坝,南拓到丹峰山麓,长度延伸到 300 米,宽度则拓展为 10 米,现在横街两边,大多是租在这里的外来商家,开设有百货商店、医药商店、服装店、皮鞋店、金银楼等,如林之多,不一而足。

中街,又称老街,为东西走向,长约 200 米,宽 6 米,上街头和下街头原建有卷洞门,后倾圮,在下街头卷洞门的拱顶上原写有“紫气东来”四个大字。中街的建筑除下街三间拆建为钢筋混凝土楼房外,都保留着原来的二层木楼结构。其中最著名的商店有四

家。

一是履端南货店,在三官堂(即现在佛教协会),其经营范围除南北果品、海参、鱼翅、燕窝、火腿、蜜饯、食糖、罐头、瓶酒等高档食品外,又自制蜡烛、酱油、豆腐乳和豆腐干等豆制品,并兼营“美孚行”的火油,“美英烟草公司”的香烟,“卜内口公司”的化肥,商品甚至远销宁海、天台两县。

二是恒大糕点店,恒大店的糕点非常有名,但更有名的是老板娘叶招妹。她是抗日战争时期台州特委三门联络站的交通员,1987 年去世时,已是 99 岁高寿,而在海游镇为她举行的追悼会上,解放战争时期中共海游区工委部分党员特意送来一幅挽联,上写:“廿九丧夫尽心教子带孙苦苦辛辛非容易,八年抗日履险支持我党风风雨雨不平凡。”

三是信记渔行,它是台州六县颇有名气的海游街六月渔行之一,主营产品,兼营南北杂货、瓜菜水果、尤以运销鲜、干黄鱼、带鱼、鲞鱼、目鱼以及虾皮、白鲞为大宗,并有鱼胶、鱼翅、鱼皮等高档商品。1951 年,海游镇将濒临倒闭的信记、立大、立生、万隆、万泰、元大等六月渔行合并,开设“大生渔行”。1955 年对私营工商业进行改造时,“大生渔行”转为公私合营,此后以“大生渔行”为基础,建立“地方国营三门县水产供销公司”。

四是三友合记电灯碾米厂,1948 年农历七月初一正式发电,全镇轰动。工厂白天碾米,夜里则发电到 11 时,除夕则全夜发电,从而结束了煤油灯、美孚灯照明的历史。1952 年 7 月由政府接管,于是“三友合记电灯碾米厂”变为“地方国营三门电厂”。

从历史沿革来看,当年中街是商店、渔行一条街,而现在则是服务、首飾一条街。如今从上街头到下街头,大多是租在这里的外来商家,开设的多是名为唯美、靓衣、美眉、幸运、一品秀等服饰店,或号为神龙、天龙、金龙、飞龙、双龙等首饰店。

佳作欣赏

耕海

“小舟从此逝,沧海寄余生。”海边的人,终日与海为伴,在他们眼里,海即是田,而他们也默默守着这份海,默默地耕耘。郑志狄的这幅《耕海》以黑白色为主基调,形象地展示出一幅恬静的海景,而在恬静中,一个辛勤的耕海人却又在静寂中跳动出生的气息。



地名掌故

小雄

小雄因村居大雄山之东而得名。

清代分属临海县保乐乡小雄庄、张司吞庄、梅吞庄、吴都庄和山场庄。民国 29 年(1940 年)三门建县前后均属小雄乡和山场乡。1949 年解放初沿用旧制。1950 年 8 月从小雄乡分设小雄、道头 2 乡,山场乡分设山场、吴都 2 个乡,今小雄镇分属小雄、山场 2 乡。1953 年 4 月又从山场乡拆建梅吞乡。1956 年 2 月,撤吴都乡,大部分回属;撤梅吞乡,所有区域回属。1958 年冬改建小雄、山场 2 个管理区。1961 年成立小雄、山场 2 个公社。1983 年 11 月,政社分设,为小雄、山场 2 乡。1987 年 10 月,

小雄乡改制为小雄镇。1992 年 5 月,撤区扩镇并乡时撤销山场乡,其所有行政区划并入小雄镇。

泗淋

因其地环山带海,泗水淋漓,有东山之水灌溉,故名。

清代分属临海县保乐乡泗淋庄和张司吞庄。民国 29 年(1940 年)三门建县前后,均属小雄乡。解放初沿用旧制。1950 年 8 月由小雄分设泗淋乡和道头乡,1956 年 2 月撤道头乡,大部分区划并入,1957 年 3 月重建道头乡,划入部分又划归道头乡。1958 年冬改建泗淋管理区。1961 年与道头乡合建泗淋人民公社。1983 年 10 月,政社分设,为泗淋乡。